

# 繁花似锦个记忆

文 / 赵纪蓉

## 茄山河

无论褒贬,电视剧《繁花》对20世纪90年代上海生活个还原确实相当贴切,里向个细节邪气真实。

上海冬天阴冷,就算是外贸公司大楼,汪小姐披仔一头长波浪,穿了一件红大衣,一路飞奔,到办公室照样要套上袖套搭仔半截头绒线手套,甭能衣裳就勿容易弄褶皱,手暖热了也勿影响做生活。哪怕就是伊勒办公室里做广播体操个画面搭仔音乐也真写得让人感动。

阿宝个初恋是公交车售票员,伊拉勒车厢里眉来眼去……埃歇辰光,哪怕车子再拥挤,售票员一定会辣车子开动后一边招呼乘客往里向走一边辣人堆里轧来轧去,收好钞票就撕一张车票,电视剧里连掰种动作也有1秒半特写。有辰光车子到站了,售票员

还旡没回到工位浪,就会叫靠近车门个乘客帮忙开门。抱小人上班个人旡没位子坐,售票员个工作台浪可以拨小人坐一坐,大家也会自觉让点空间出来。

剧中玲子刚从日本回来,阿宝去看伊,帮伊修屋顶。电视剧里只拍了阿宝搭玲子辣屋顶浪个场景,旡没拍伊拉小辰光个样子,夕阳映照,阿宝搭玲子彼此想心事。我想起小辰光弄堂里个小囡侪会爬到屋顶浪向去白相,房子之间距离近,朝对面窗口喊一声或者吹一记口哨,就是集合信号。暑假里向,夜饭吃得早,爬上屋顶,瓦片还是热嗰,一阵凉风吹过来,真是惬意。埃歇辰光城市轮廓线里还旡没东方明珠,一眼望出去,天空也好像并勿遥远。记忆里属于城市个狂欢就是国庆节勒三楼晒台浪向看人民广场放焰火,现在回想起来,选个场景美好得就像超现实画面……

范浩浩演个黄河路女老板卢

美琳大概就是上海人讲个“雌老虎”,我感觉表演有点用力过度了。伊个服饰尤其是头浪向顶个爆炸头是90年代上海老板娘个典型,但是伊讲闲话实在太喳喳呼呼,一副要寻吼势个样子,太张扬了。埃歇辰光个老板娘也会粗声粗气,但是一定会讲分寸。对客人勿会一面孔假笑,对熟客个口味、忌口也是熟记于心。答应留个位子一定会留,当然顾客也勿会随便放鸽子,选个就是互相个信任。实际浪饭店里最赚钞票个是酒水饮料,上路个老板娘会允许熟客自带。到掰种饭店吃饭,坐下来只要关心有啥新菜式,其他只要告诉老板娘有几个人来吃,伊就会安排妥当,用勿着担心被宰洋葱头,也用勿着担心短斤缺两。人手紧个辰光,老板娘会亲自送菜,再搭客人茄两句山河。对我来讲,看《繁花》就像一场精神按摩,做了一场梦回30年前个梦,里向是阿拉个青春……

# 铃子、夜东京搭上海泡饭

文并图 / 沈一珠

## 灶披间

礼拜天下半天,走过路过黄河路,看看野眼。除脱国际饭店后门口,买蝴蝶酥队伍依然弯弯曲曲直到50米开外,还有黄河路路牌下头拍照片个小姑娘、立勒勒马路浪做直播个阿姨爷叔,真是闹猛得来。乘地铁回屋里向,搭两个人擦肩而过,听到一句闲话讲:“依讲讲看,宝总真爱是铃子还是汪小姐……”果然是戏里戏外,繁花点点。

夜里追剧,已经习惯王家卫讲故事个方式,伊欢喜正过来倒过去,留点勿懂,留点勿响,其实是想让依慢慢交去嗒味道。过日脚嘛,总归有前因有后果,依眼前看到个选个一小截,或者是因,或者是果,颠来倒去,又是彼此个因果。

讲到泡饭,全世界侪晓得,上海人欢喜吃泡饭。其实啊,上海人欢喜伊,勿是因为营养好,也勿是因为味道好,是从前尴尬日脚里个急智。夜里向剩下来个一口饭,往往就是第二天个早饭。冷天,冷饭头拿开水淘一淘,热腾腾一碗下去,贪伊暖热。热天,冷开水冲进去泡一泡,吃伊个爽气。小菜么,就用隔夜菜过过味。条件好点么,一碟萧山萝卜干酱麻油拌拌。再考究点么,买根油条回来,剪开,酱油蘸蘸。



所以啊,宝总勒勒夜东京吃个泡饭,绝对勿是平常人家过日脚个一碗泡饭。一盅泡饭配七八碟小菜,选个绝对是铃子暗黠黠个一分女人心事。宝总勿见得勿晓得,所以伊讲,黄河路浪三只澳龙,勿及此地一碗泡饭。只不过选种闲话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就好了,勿要当真。隔岸观火个菱红就明明白白:男人个嘴巴哦。铃子呢,嘴硬骨头酥,有段辰光是邪气当真了。至少王家卫用两个画面漏了底:一是听到人讲,宝总有花头了,铃子掀计算器个手指头僵牢,一动勿动;听到人家

再讲,勿是宝总有花头,手指头又动了。一是两家头个股东大会开好,铃子偏生要宝总帮伊拿大包小包拎转去,勒隔壁邻居眼门前穿过弄堂。选个腔势,是逼宝总就范,严格讲起来,伊个泡饭有点像算计。男女之间,感情当中,有了算机,就失了真心。

再讲夜东京,开始也搞勿懂,为啥铃子明里暗里账目瞒报,要“坑”阿宝。阿宝总归笑笑,勿响。后来,看到阿宝落魄碰到选个铃子,铃子贴心贴肺送温暖送运道。噢,懂了。界宝总讲起来,是伊欠铃子交关。不过宝总思路一直就老清爽,用夜东京还,用钞票还。

唉,要接翎子啊,让男人觉着欠依,依已经输出一条横马路了。还好铃子聪明,及时止损,退一步海阔天空。

接下来,烧一镬上海泡饭。一别冷饭头摆勒勒锅里,清水倒下去,浸没冷饭,大火一烧滚,马上关火。冷一冷,就好盛出来吃了。迭能烧出来个泡饭,米归米,水归水,清清爽爽。假使烧两滚,笃一笃。乃末好,一碗泡饭就变成拖泥带水个一碗饭泡粥了。



听钱程沪语朗读  
微信扫码看视频

每年崇明红梗芋芋上市,我总会买一点,按照阿娘个做法,做一道葱香芋芋羹,让家人尝尝鲜。半个多世纪前,阿娘做个脬道菜是我小辰光最喜欢吃个家常菜。

就像依想个一样,葱香芋芋羹确实普通,从食材到烹调,侪旡啥花头。可经阿娘个手做出来,味道就是勿一样。阿娘从菜场挑选叶柄微红、表皮光滑个红梗芋芋,再买一把碧绿生青个小葱,回家汰清爽,拿芋芋放到钢精锅里蒸

# 葱香芋芋羹

文 / 董伟忠

熟,剥皮待用。鲜嫩香葱四五根切成碎末。铁锅内倒一调羹菜油,油温上来以后,先放葱末煸炒,等到葱香扑鼻,再拿熟芋芋放进去,搭仔葱一道翻炒,同时用锅铲拿芋芋铲成小块,等到油被芋芋吃进去了,再适量加水、盐、味精、糖,锅子加盖闷烧一分钟,脬道葱香芋芋羹就做好了。左邻右舍个阿姨妈妈走进灶披间,闻到味道,侪会夸一句“真香”。

有辰光,我放学回家,正巧碰到几个买汰烧和阿娘一道勒烧葱香芋芋羹,浓郁香气飘进了弄堂

里,听到走过个勿少人侪辣讲:“啥个菜介香啊!”我和邻居几个小八辣子侪希望早点吃晚饭,好尝尝芋芋羹个美味。

葱香芋芋羹介于菜和汤当中,有点像粘稠个流汁,糯滑可口,营养也邪气丰富,还有祛除湿气、解毒、化痰等食疗功效。

现在搭屋里人下馆子,我总要点一份葱香芋芋羹,可惜味道同阿娘做个相比,还是有勿小距离。阿娘去世40年了,伊当年一日三餐里个那份用心、那份慈爱,让我始终难忘。

# 沪语趣谈

年节时分,“台面、台盘”成为上海人口中常用词语:“年夜饭个台面摆勒啥地方?”“新开饭店菜式、台盘侪蛮讲究嗰”“朋友聚会,台盘浪闲话动瞎讲!”方言词语“台面”有时也称作“台盘”,在上海话里有十分丰富的含义,并且这些含义大多早就出现在古代文人的笔下;成为现今普通话基本不用的方言,应该是后来慢慢形成的。

“台盘”的基本含义就是桌面,“台”为桌,“盘”是面;“圆台盘(面)”即圆形桌面,“小台盘”即小型桌面。唐代《酉阳杂俎》写一只狐狸:“直上设厅,穿台盘出厅后”;宋代《太平广记》里说有只蹲在佛龕内的獠猴,“长六七寸,前有一小台盘子,方圆尺余,内食品物皆极小而兼备”。

桌子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供人吃席,上海人曾将“摆圆台面”作为宴请聚餐的代名词,把平时不用的圆桌面摆放出来,表明有重要节庆或重要客人到了。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写道:“大家团团围坐一桌圆台面,无拘无束,开怀畅饮”,说的就是这种情景。唐代《玉泉子》描写朝官会食:“逡巡昇抬(台)盘出,酱醋亦极香新”,那就是连桌面带菜肴一起端上来了。这种临时加大的桌面有时并不牢固,你看:《海上繁华梦》中有人“起手把台面一换,但听得‘咯琅’一声……菜盆茶碗碎了一地”。此外,像这样众人依次围坐会餐的席面,也常被比喻为有头有脸的正式场合,所以,“不上台盘(面)”就表示没身价、没出息;《儒林外史》中写道:“胡老爹上不得台盘,只好在厨房里”。

有时放在桌面上的未必只有酒菜,譬如唐代冯谖做苏州刺史时,“多纵饮博”,酗酒加赌钱,大胜后慨然赋诗:“八尺台盘照面新,千金一掷斗精神”,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这种“大胜”是别人刻意行贿亦未可知。不管是猜拳赌酒还是麻将纸牌,既然赌局是凭桌展开,后人便直接将桌面上的赌资赌注隐称作“台盘”或“台面”。评弹《十五贯》中写道:“照台面一罚,输得精光”;上海话说:“台盘小眼白相相”,意思就是赌额少一点,玩玩而已。另一方面,由此“台盘”也被用来指代权贵人物应酬交际的场面,《官场现形记》中写道:“这种不配抬轿的,不应该叫他上台盘”,意思是不使他出现在上等交际场合,而并非不给饭吃。同样道理,如果在重要时刻出了洋相、练坍了台盘,那就是人设崩塌,“坍台”了。晚清小说《市声》中写道:“虽然上当,然而台面上是坍不得台的”,即是此理。

# 『台盘』『台面』变方言

文 / 叶世祚

在古代,还有人用桌面上的陈设来显示奢豪富贵。唐代《玄怪录》写已然成仙的裴潜,“坐于堂中,四青衣捧玉台盘而至,器物珍异,皆非人世所有”,是为“玉台盘”。五代《北梦琐言》说“巴巫间民,多积黄金,每有聚会,即于席上罗列三品,以夸尚之;云安民有李仁表者,施泽金台盘,以此相高”;是为“金台盘”。清代小说《新上海》中写道:“这副银台面打造得十分精致”,是为“银台盘(面)”。这时的“台盘”又成了高调露脸、互比嘚瑟的展示台;所以,“台盘”也可以释为场面、场子。上海话“绷台盘(面)”“扎台型”都可以用在此处。

# 难忘一元“压岁钿”

文 / 钱红春

## 老里八早

现在过春节,假使有小朋友来拜年,长辈往往会拨伊“压岁钿”,所以一个春节过下来,交关小朋友侪能收到勿少“压岁钿”。但是勒我小辰光,大多数小朋友过年收到个“压岁钿”只有一角两角,假使超过一块洋钿是可以勒小朋友之间炫耀一下嘞。我读小学四年级个辰光,第一次收到一块洋钿“压岁钿”,现在想起来仍旧记忆犹新。

一块钱能做啥?辣上世纪50年代,一块钱真是“巨款”。

埃歇辰光弄堂对面小菜场边浪有个“全年无休”个修车摊,是一间背靠工厂围墙搭建个铁皮棚棚,专门修脚踏车、三轮车、黄鱼车。修车师傅是一位单身老爷爷,吃饭、困觉、做生活侪辣侪间棚棚里。伊用修车子换下来个零件,拼拼凑凑装配成脚踏车出租,一个钟头一角。掰天吃好年夜饭,我同弄堂里个几个小朋友伙租了一辆,大家轮流骑车,开心得勿得了,就好像现在租了一辆豪车开出去兜风一样。那天阿拉几个小朋友玩了一个通宵,我分摊到两角租金。

我刚刚读书辰光有一只铁皮铅笔盒,有趟放学,我搭几个同学辣学堂操场浪踢球,拿书包摆

辣地浪当球门,一个同学勿当心一脚脚踏辣我个书包浪,铅笔盒被踏扁脱了。我敲敲打打,勉强修好,但是松松垮垮勿牢,只好用橡皮筋箍牢,用起来邪气勿便当。有仔“压岁钿”,我就到文具店花一角八分买了一只盖板可以抽进抽出个木头铅笔盒。选只木头铅笔盒,我一直用到初中毕业。

当时包括我在内,交关同学侪欢喜打乒乓,学堂操场边浪有一只棚棚,里向有几张乒乓台,但是想要打乒乓,就要自家带球拍搭仔乒乓球,否则就只好立辣边浪看闹猛或者喊“加油”了。有了“压岁钿”,我花四角五分,买了一副旡没牌子个光面乒乓板、一只“盾”牌乒乓球。开学以后,阿拉几个小朋友就成了乒乓台边个常客,轮流上场,白相得热火朝天。

剩下来个一角几分,我侪用到弄堂对面个租书摊浪,一分洋钿可以租一本小人书看一天。

现在日脚好了,袋袋里钞票票多了,拨小朋友个“压岁钿”也多了。前几日我同几个小朋友讲起自家老早哪能用一块洋钿“压岁钿”个事体,伊拉听了侪笑起来。虽然物价勿一样了,白相个物事也勿一样了,但“压岁钿”带来个快乐是一样嘞。